

5-35

普
話

104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0
2

法
2



國語卷第七

早稻田大圖書館藏

武公

韋氏解

庫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止欒共子

曰苟無死欒共子晉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命於天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子者也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非父不生非

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

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

君焉用之貳二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也初昭侯口中齒牙弄之以象驪口之爲害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拔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晉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禮下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梓戎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晉晉語晉文梓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

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

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

何可防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010190612657

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實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有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

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也再拜稽

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

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夫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

若其有凶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

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

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

王自平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此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

為之作禍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賢臣也自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妲己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

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人謂之褒姒是為幽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攝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逐

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

是乎亡鄆姓高後也鄆及西戎素與申國相親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遂伐之故申鄆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

又增其寵立以為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

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合也往令人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離也國分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龜不據不得其君能銜

骨乎言驪龜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龜

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善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

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或亂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為病肆侈不違肆極也

也極其泰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也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處不以為疚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追追也雖驟立不過五

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

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

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言其或亂亡皆其宜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

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不足以亡國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

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前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也晉國懼則其矣亡

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鐘鼎之戒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雖

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狃食也狃食不能為膏而祇羅咎也吾聞以亂得取者取聚財

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唯咎而已其後三子為里吾聞以亂得取者取聚財

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為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年非德不及世非有德惠不能及世

齊懿公商人也是也賈虞三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嗣音惠公夷吾是也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禮廢

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

謂盡善君子以國不度而透求不可謂義

透求非義故德棄人失謀天亦不替

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

誠莫如豫豫而後給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

其皆有焉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婦

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

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

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

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

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

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

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

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

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

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

豐民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

亦不阿惑吾其靜也

齊蒞事

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

作令不孝

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

獻公田見翟相

之氛

歸寢不寐

卻叔虎朝公語之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不寐也

戰利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實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為曰

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程祖也君意在也夫程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

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下各廢其私以

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微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言言也君臣上下各廢其私以

縱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也以是虜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

子必言之其上也士為以告公悅乃伐程祖卻叔虎將乘城乘外也其徒曰乘政而役非

其任也政猶職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

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既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也而難三公子之

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極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鮮真也

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為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

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於人精

索易辱重債可疾債償也博重者守節不辱其情則可疾斃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辱之近行辱謂被以驪

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亦必不

知固秉常矣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

若外彈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彈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必思精銳思也

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

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驪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

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

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言也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二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土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

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

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

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身有貳故不勞也上貳代舉代更也下貳

代履下足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

攝持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為軍也軍有

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

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聲章過數則有豐有費則敵入豐則敵入

小難以征國以下軍賦上可以征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

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

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

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之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

太子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吳也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

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

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子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

與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彊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

皆有所行之皆有所行之皆有所行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君

未終命而不殺殺終也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孟何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

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

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也眾以為親苟利眾而

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君也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厚之也彼將惡始而

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凡民利是生謂為民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

殺親無惡於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

誰不惑謂誰不惑謂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

也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紂以鉤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也

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也彼得政而行其

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會祖曲沃桓叔成師也

以臨諸侯未殺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

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

我邊鄙臯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備故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

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

鄙不傲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俾之以金玦袷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俾之以金玦袷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俾之以金玦袷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俾之以金玦袷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

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袷之衣俾之以金玦袷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

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珠也珠亦離傳曰金珠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楯以毆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閏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撫軍軍士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

三身鈞以年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筮曰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珠何也里

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珠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珠太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大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敬賢也言執恭孺子勉之乎勉為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閒矣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珠

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珠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金珠以兵狐突歎曰以虎衣純雜色曰虎純純謂太子也而缺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缺猶離也

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珠之勢也金為兵子無溫潤也雖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矣慝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至于稷桑稷桑阜落狄地也狄人出逆逆拒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於多雙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雙妾也發安專寵放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聲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

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裝權金珠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美言慰撫之也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苦言在中矣君故生心意故言生心也雖竭諸焉避之不若戰也竭木蟲也諸從中起如蝸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魯信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就公曰也愈益也吾固告君日得衆日往日往衆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為用而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

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德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謂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弭食偽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

國語 吾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

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從已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為我具特羊

之饗特也凡牲一為特三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

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昭吹也孟或作孟我教茲暇豫事君

於苑已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也里克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論枯傷

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復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

聞之乎曩向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里克曰吾秉君

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為也道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

也太子曰而里克見不鄭夜半召優施也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不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日不信者拒

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跡乃可間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

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子將何如不鄭曰

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里克曰弑君以為廉賈侍中云

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陶廉之廉比說近之長廉以驕心因驕以

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制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也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利方以

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人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人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謂驪姬

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福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

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毒也寘董于肉董鳥頭也公至召申生獻

獻獻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命閭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

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圍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

之心度度尺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小心猶介不敢行也猶者守分有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逮及也然款也不

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也鈞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覆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疆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

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孤矣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也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釋解也

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趣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

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

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之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維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申生不敢受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謀也公令閻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閻閻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賈華晉大夫梁言姓之國伯也

耳重耳逃于狄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栢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三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狄也走之日勿達不通可以窺惡窺窺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乃遂之

狄處二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夷吾亦出奔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去血從吾兄宮風於狄乎北異其內曰不可異其情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居異情惡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七年也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居四年在魯僖九年也號公夢在廟號公夢在廟仲之後號公也廟官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阿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龍於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史噐噐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諸其族舟之僑舟之僑也曰眾謂號不父吾乃今知之以其賀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龍襲於己也何瘳瘳瘳也大國晉也瘳瘳損也言君不度度瘳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龍襲焉曰服龍襲小國傲大國龍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逆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監而益其疾也監鏡也鏡所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內外無親其誰去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適晉在魯僖五年也出謂其子曰虞

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閻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閻昧之忠也

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閻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閻昧之忠也

陳宣
國語卷八

史記
國語卷八

謂也 定身以行謂之信 定安也 行求 今君施其所惡於人 閣不除矣 謂假道以伐虢也 以賄滅

親身不定矣 賄財也 謂受晉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 假 夫國非忠不立 非信不固 既不忠信而留外

寇 寇知其釁而歸 圖焉 圖謀也 已自拔其本矣 何以能久 信也 吾不去懼及焉

以其孥適西山 孥 妻子也 西 晉滅 三月 虞乃亡 晉滅

獻公問於卜偃 卜偃 晉掌卜 大夫 郭偃也 曰 攻虢何月也 何月 對曰 童謠有之 童 童子也 曰 丙之辰 龍尾

伏辰 丙子也 晨 早朝也 龍尾 星也 伏 隱也 辰 日月之交會也 謂魯僖五年冬 均 服振振 取虢之旂 均 同也

武也 交龍 曰 旂 鶉之 貴 貴 天策 焯 焯 火中 成軍 虢公 其奔 鶉 鶉 火鳥 星也 貴 貴 鶉 鶉 貌也 天策 近日月之貌也 火 鶉 大也 中 居中也 成軍 軍有成 功也 傳曰 冬十二月 丙子 朔 晉滅虢 虢公 醜 奔 齊 師 火中 而旦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交 晦朔

葵丘之會 獻公 將如會 魯僖九年 秋 齊桓公 盟諸 遇 宰周公 宰周公 王卿士 宰孔也 為 宰 宰 食 采 於

也 曰 君可無會也 夫齊侯 好示務施 與力而不務德 好不自矜 其功以信 施示 諸侯 故輕

致諸侯而重遣之 輕 謂垂重 而 重 謂細載 以歸 使至者 勸而叛者 慕懷之 以典言 懷安也 典法也 法

以四教 令 諸 薄 其要 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 薄 其要 結 謂東 姓 為 盟 馬 皮 為 幣 三屬 諸侯 存亡 國三 以示

之施 屬 會也 三會 乘車之會 三 是 以 北 伐 山 戎 南 伐 楚 西 為 此 會 也 譬 之 如 室 既 鎮 其 荒

矣 又 何 加 焉 荒 揀 也 又 何 吾 聞 之 惠 難 偏 也 施 難 報 也 不 徧 不 報 卒 於 怨 離 夫 齊 侯

將 施 惠 出 責 如 出 責 望 日 足 之 不 果 奉 果 克 也 而 暇 晉 是 皇 暇 謂 不 暇 以 雖 後 之 會 將 在 東

矣 東 東 方 也 其 後 君 無 懼 矣 其 有 勤 也 公 乃 還 無 懼 於 不 會 也 有 勤 自 勤 勞 也

宰孔謂其御曰 晉侯將死矣 景霍以為城 景 景 大也 霍 晉山 而汾河 洑 洑 以為渠 洑 水名 也 渠 池也

戎狄之民 實環之 環 繞 汪 是 土 也 汪 大 苟 違 其 違 誰 能 懼 之 上 違 違 去 也 今 晉 侯 不 量

齊德之豐 豈不度 諸侯之勢 強 弱 釋 其 閉 修 釋 舍 也 閉 守 而 輕 於 行 道 失 其 心

矣 夫 其 君 子 失 心 鮮 不 夭 昏 任 天 折 也 昏 是 歲 也 獻 公 卒 八 年 為 淮 之 會 八 年 葵 丘 後 八 年 也 桓

淮 謀 鄭 且 東 略 也 桓 公 在 殯 宋 人 伐 之 魯 僖 十 七 年 冬 齊 桓 公 卒 五 公 子 爭 立 矣 子 奔 宋 宋 襄 公 伐 齊 納 之 是 為 孝 公

二十六年 獻公卒 魯僖九年也 里克將殺奚齊 先告荀息曰 三公子之徒 將殺孺子 子將

如何 荀息 奚齊之傅 三公子 荀息 曰 死 吾 君 君 也 而 殺 其 孤 吾 有 死 而 已 吾 幾 從 之 矣 茂 無 里

克曰 子死 孺子立 不亦可乎 子死 孺子廢 焉 用 死 荀 息 曰 昔 君 問 臣 事 君 於 我

我對以忠 貞君曰 何謂也 我對曰 可以利公室 力有所能 無不為忠也 莖 莖 莖 莖 死 者 養 生

者 死 人 復 生 不 悔 故 不 悔 也 生 人 不 媿 貞 也 吾 言 既 往 矣 往 行 豈 能 欲 行 吾 言 而 又 愛

吾身乎 雖死 焉避之 焉 得 里 克 告 平 鄭 曰 三 公 子 之 徒 將 殺 孺 子 子 將 何 如 平 鄭 曰 苟

息謂何 荀息有 荀息曰 死之 不 鄭 曰 子 勉 之 夫 二 國 士 之 所 圖 無 不 遂 也 息 也 遂 行 也 我

為子行之 助行其事 謂使 子帥 七 輿 大夫 以 待 我 七 輿 申 生 子 軍 大 夫 也 左 行 共 華 右 行 賈 華 叔

動之 援 秦 以 搖 之 秦 以 搖 動 晉 國 取 奚 齊 之 黨 立 其 薄 者 可 以 得 重 賂 結 秦 狄 之 援 以 立 三 公 子

使無入 於已厚者 可使 國誰之國也 言晉可 里克曰 不可克聞之 夫義者 利之足也 有義然後利

貪者 怨之本也 貪則專利 廢義則利不立 無足故 厚貪則怨生 夫孺子 豈獲罪於民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將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人誣化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

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恐其如墮大川潰

而不可救禦也禦止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止

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

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

為諸侯載載見於書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子秦既

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

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告公子重

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鉢

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本也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

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道守民長民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

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是

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何以導國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重耳曰非喪誰代

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間之偃子犯名重耳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烈也不可犯也

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

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治臨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固也親眾愛士民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苟眾所

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呂甥卻稱夷吾之徒生口公

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主子為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

亂有所代也從夷吾者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

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久

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盍請君子秦

乎秦親晉故欲之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曰天降禍于

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

依隱憂也悼懼也播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於也以君之靈鬼神

降衷衷善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

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

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間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

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秦穆

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曰夫晉國之亂吾誰

礼記禮記
卷之四下

使先當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大夫子明曰君使執也繫子顯也執子顯也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君其使之乃使公子執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執弔公子之真愛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我誰以實有之我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有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以傲倖人孰信我我從外傲倖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公子繫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命反國也重耳身死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退而不私私訪也公子執弔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我助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執弔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畝也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地名負蔡君荀輔我蔑天命矣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蒲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亡人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亡人之所懷披纓纓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為後也後負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執弔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殲其中殲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平也輿人誦之輿眾也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善偽為佞佞謂里平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實德而得之而狂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狂狀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興謂平鄭不得田不懲守父復既里不死殺里克秋殺平鄭禍公隕於韓禍貪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與人言是以君子省眾而動動行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眾口以故無不濟內謀

國

吾

卷九

十一

外度考省不倦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於燕於魯

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者申生也申生與共世子不獲吉

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命將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

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歲之二七其

靡非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重

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

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其數告於民矣數謂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

矣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魄意之術也

欲先道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

諫者莫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

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惟天之禍無後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

及文公入文公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歸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晉會秦伯于王城惠公既即位

乃背秦賂使不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齊卓

子君者不亦難乎不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

止之止謂不問聘也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與大夫穆公使冷至報問

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客冷至也將莫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其言

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不鄭及七與大夫七與申生下軍共華賈華叔堅

驢歛壘虎特宮山祁皆里不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子不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

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與大夫子使於秦可哉可以不鄭

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

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忌惡也處者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與

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失眾安能殺人人謂里不及且夫禍唯無

斃斃死也罪不至足者不處罪足以死處者不足處國者不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平以禍為違

孰能出君違去也謂平約以禍故爾俟我俟待也待

晉饑在魯僖乞糴於秦不豹曰晉君無禮於君眾莫不知無禮背往年有難今又荐

饑難謂殺里子之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子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

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也代更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也謂公孫枝曰

子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早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命於君君若弗予而天子之子之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

不若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御我誰與是

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號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

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疆也不若勿子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

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與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

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定安也殺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

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號射為右為簡以承公車也公禦秦師令

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關士眾欲關者眾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已

為秦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怠惰也關士是故

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狃也狃秦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挑戰

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眾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

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

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

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

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

其內主謂里平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

君損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發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秦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

孰利公子執紼曰殺之利以爲臣子絕望逐之恐攝諸侯攝交攝也以歸則國家多隱隱惡也恐知國復之

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

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

執紼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

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

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有道君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

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

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子圍惠公秦始知河

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月歸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

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

三子其改置以代圍也欲今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田也為

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曉也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郵亡謂在外而羣

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焉呂甥曰以韓之病兵

甲盡矣病敗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圍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

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忘其君之

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寧事齊楚齊楚

又交輔之也交夾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

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思而

不思思怨也不思怨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圍是故云不免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

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

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犬為一牢饋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上獲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

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待也臣得

其志志謂而使君曹是犯也曹也犯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

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

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權若公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上下慶鄭吉不用既敗而誅又失有罪

行也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

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

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

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

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威不行出不能

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圍若伐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

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其間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

而擅進退犯政也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

國語 卷九

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子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利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圍也魯僖公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狄十二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五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毀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也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善言也忠善之言廢食適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通近也遠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也茲此也比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食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塊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也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也二三子志之也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星自於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言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合諸侯於歲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道也天之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日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之塊而載之遂適齊

有二年必獲此土
二三子志之也
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
天以命矣
道也
稽首受而載之
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二年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而不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盾也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存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欲去恐孝公怒而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貳無成命疑則不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子去晉難而極於此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齊齊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靡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也懷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懷靡靡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啟處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國語

卷十

齊侯妻之甚善焉
有馬二十乘
將死於齊而已矣
民生安樂誰知其他
桓公卒
孝公即位
諸侯叛齊
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
與從者謀於桑下
妾在焉
莫知其存在也
妾告姜氏
姜氏殺之
而於公子曰
從者將以子行
其聞之者
吾以除之矣
子必從之
不可以貳
貳無成命
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先王其知之矣
貳將可乎
天未喪晉
無異公子
矣必死於此
姜曰不然
周詩曰
莘莘征夫
每懷靡靡
夙夜征行
不遑啟處
猶懼無及
況其順身
縱欲懷安
將何及矣

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奔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薨之是不明

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

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

土以毀五常三帝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晉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馬國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

矣襄公宋桓公之子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

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

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始大師賈季也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

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至成人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商頌曰湯降不

遲聖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君其圖之襄公從之

贈以馬二十乘下士甚疾故聖湯之道日外聞於天也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用前

訓前訓先禮兄弟資窮困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同姓不

婚惡不殖也殖蕃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

而偃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偃才違去久約而無費費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靖治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重耳日載其德狐趙

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言荒大也荒大之也

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

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晉突文侯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若親有

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偃才晉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前訓

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

前訓兄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榮

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所生不疑唯德之

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種唯所植之禍福亦由是也若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

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頤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公子欲辭不敬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非天

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翫翠孔雀之屬旄旄牛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滋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云四夷之大國對曰若以君

之靈靈神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

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手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馬腹兩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

國語 卷十 十一 國語 卷十 十一 國語 卷十 十一

國語 卷十 十一 國語 卷十 十一 國語 卷十 十一

夫房隸子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

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德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

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冀州在晉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敬達也文有文辭約而不諂在約

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

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于圍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

送公子于秦懷公于圍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圍妻也子圍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婦入于室

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禮上秦伯見公子曰

寡人之適此為才適也子圍之辱備媾媾焉媾媾於秦時欲以成昏而懼離其惡名非此

則無故言欲以成昏懼以為圍妻也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不敢以昏禮致之而令公子有辱寡人

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公子欲辭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

弟李于晉大夫胥臣曰季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媾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

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唐尚書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

二人為婦二人為婦二人為婿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偕姑僕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

為姬姓姬姓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娶于有蟾氏生黃帝炎

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蟾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黃

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

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擗擗滅也傳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

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異故又言此以勸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

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也畏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滅毓生姓是故娶妻避

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義以導利利有義則利以阜姓

也阜厚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今子於子圍道路

之人也姓言德取其所以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

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秦齊齊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

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欲人之愛

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今將

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聽從以德之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

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請使衰從使子餘從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禮記 卷之十

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

也言此為明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華而不實耻也而無實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施而不

濟耻也濟成耻門不閉不可以封也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開此五耻之二三子敬乎此

者五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

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

子賦采芣采芣亦小雅篇名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柔苗之仰陰雨也若君

實庭廡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

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

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也言實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

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鳩飛

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子餘使公子降

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

德稱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筮曰筮高上也命筮之得貞屯悔豫皆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

而不通交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比利建侯建立也以周

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雷今云車者坎水也坤土也屯厚

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偏也偏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泉原以資之資財也

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車有

震武震威也車聲眾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

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

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者善之長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內有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

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小事不濟壅也故曰

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令事壅震動而過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勿曰震一索而得男故眾順而有

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其繇曰利建侯行

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

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樂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也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

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晉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

居所以興也墟次也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實沈之墟晉人是

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

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

在大實沈之次暨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

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過泰無動爻無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

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往大喻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

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召召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

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公子執如師呂冀師退

次于郕郕鄭地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拔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袿袿袿及入勃

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袿

又為惠公從余於涓濱涓濱也重耳在狄從狄獵於涓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三宿若于二命

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余於伯楚屢困何甚自怨也伯楚勃鞞字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

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

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也易反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明訓能終民之主也

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狄人耳二君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惡如蒲狄者子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

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

鈞近於袿而無怨言近袿也鈞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惡其

所好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為民余罪戾之人也又何

患焉勃鞞聞士故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伯楚納文公謀作亂比二子

懼遽出見之遽疾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怨吾請去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

告公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通行告之亂故及己丑公

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見須公出不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羈馬曰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國語

卷十

十一

曰此言此二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言厥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

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為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職任功也

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德也舍舍禁分寡分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滯滯之

無財者資無子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實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

也勸有分無省減也勸有分無省減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定物也物

常官以常官以也正名百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

尊禮之尊禮之也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胥籍孤寡樂卻栢先羊舌董

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也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工商食官也周禮府藏皆皂隸食

職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食官宰食加田論語曰原憲為宰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大叔帶也昭公

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昭公之弟大叔帶也昭公之弟大叔帶也昭公之弟大叔帶也

後狄隗王廢隗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昭公之弟大叔帶也昭公之弟大叔帶也昭公之弟大叔帶也

民親而未知義也義親親君未知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

失所以失所以也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事周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璜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納王公說乃行賂于

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

通狄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成周周東王饗醴命公昨侑

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昨賜祭肉侑侑謂謂既食以東帛侑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隱王之葬禮昭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

侯侯不可以二王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為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締組摺茅之田八邑周之

陽人不服不肯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陽人

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

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樊仲之官守焉樊仲之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

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西出

陽人出降

文公伐原原不服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蹠軍而去之蹠徹諫出曰原不過二日

矣諫問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乃去之及孟門

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

得曹而新得曹而新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

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

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謂激齊秦也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借之告楚借與齊秦獨賂齊秦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

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

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春衛侯

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二必擊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

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眾益彊是楚二言

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

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也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

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

矣必敗何故退老罪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

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闕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雋氣不可謂老若我

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

敗城濮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裨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辭魯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

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

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

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

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証人以信善惡是為信於

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踰

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于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猶業也

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出其幣藏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之也公使為箕

及平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卻縠晉大夫守學彌惇彌益也夫先王之

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博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

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

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百在城濮戰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卻縠率使

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趙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御戎辭曰夫三德者

偃之出也偃偃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

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偃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

以之

信於令

左何

左何

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乃大蒐

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大卻漆佐

之卻漆晉大夫卻至子犯曰可矣可用遂伐曹衛在魯魯僖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

乎遂伯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成之二十七年楚

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曰季使舍於冀野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薶其妻懿之冀缺卻成子也薶耘也野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備與呂甥謀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是故舜之

刑也殛鮒其舉也興禹殛誅也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公

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

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

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言厥謂其妻曰吾求君

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

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

華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

費合謂情言貌也三者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齊成也言不副若中不濟而外彊

之謂情不足而其卒將復復反也反中以外易矣易猶若內外類而言反之潰其信也潰輕也

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時而發之言思察胡可潰也今陽子之情諛矣諛善也

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吾

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暮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子孫河曲之役

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趙孟宣子子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沒終其主朝外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

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此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

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終其志臨長晉國者非

女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矣

宋人弑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

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

左傳

國語

卷十一

晉

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

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

原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無鍾鼓

曰侵陵以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戰以錙于丁寧儆其民也錙于形如錙頭與鼓角

也唐尚書云錙于錙也非襲侵密聲為斬事也斬其罪無備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

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

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難諫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

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劬哉言夙興夫不忘恭劬社

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觸庭

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

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盾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也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子破齊頃公惟婦人使觀卻獻子

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干人之怒必獲其母焉夫卻

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使心以伐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

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度隱也謂以隱侯講之言問於朝

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爾童

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卻獻子駕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

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傷於天也傳曰流曰余病喑喑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

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於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

焉集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賑於社賑宜社之內甲申而效

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

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望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又為元帥其善也謂其事臧臧善也謂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

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免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

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

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燹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樂也獻遺

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苗禁皇曰卻子勇而不

知禮楚皇晉大夫矜其伐而恥國君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伯宗晉大夫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

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

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

若何朽腐也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為山川主孔子曰夫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

乘纆不舉策於上帝纆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

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

陽子智辯如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也謀高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

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

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穉牛焉亟疾也整整頓也

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上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負於君遂昔吾逮

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論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邑領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

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見范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

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

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諫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誦諫也誦誦讀在列

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風聽臚言於市臚言也臚傳也臚聽辨祿祥於辨別也祿

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自於見韓獻子韓獻子

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幾無始與不善不善

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官室之有牆屋也

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瑩成宣之後而老為

國語卷之二

也幸微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猶自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武子將中軍志變佐之又曰欒武子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謂也則晉之德而為之且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大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田也與解也幾

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復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三福擇取其重有三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聽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故也

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三卻鉤鑿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資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潔也遂弑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地也厲公多外嬖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晉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卻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武子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武子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弑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

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荆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自公族為公族大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堙陳於軍中而號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效也必為戮言議不及句而句言之是為有效故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與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為逃難既退荆師於鄢將殺殺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佞才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知天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子君與二三臣其戒之也戒備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墉城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祈求先難為免免免於亂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卻卒

九傳南決

國語卷之七

國語卷之七

國語卷之七

於公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誅乃絳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

發鉤楚公子茂傳曰四楚公子茂

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曰郤至使人勸王

戰及齊魯之未至也

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

歸子

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

發鉤告君君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固又郤至欲為難使苦成

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公也

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

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樂書使人謂

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

覘微視也

是故使晉之昧與夷羊

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

晉之昧晉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

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

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

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

勇而不義則不為武智

人不詐

為詐則不為智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

殺我也後矣

後晚也

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是故皆自殺唐曰三郤將謀於樹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樂中行

謂與晉童共脅之脅劫也樂書中行行偃也

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夏必

及君

言三子懼誅必將圖君

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

以德禦姦以刑

御正也德以德統之以刑謂誅除

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

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侯也乃奔狄三月厲公絀

厲公絀魚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開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

匠麗氏嬖大夫家

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

非吾所能為也

求威求立威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

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

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趙盾同括於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

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

果謂敢行其志

順無不行果

無不徹

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

不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犯

不

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弑厲公樂武子使智武子瑛恭子如周迎悼公

武子樂書也智武子荀瑛也瑛恭子士魴也魴邑於魏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

夫逆于清原

清原晉境也

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也及至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

將稟命焉

稟受也

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穀不成謂也穀

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

穀所仰以生

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

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

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

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也元而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

制專制

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

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

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弑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

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

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

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有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與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罪者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未賞者謂呂相之屬逮鰥寡逮及也謂惠及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繫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

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時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楚之子邲之戰楚人囚智楚莊子以其族反之屬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楚楚人許之故曰以免

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孫無在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子琨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賴諸侯謂晉賴蒙也

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蔽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諸侯事晉賴蒙也

其勲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鍾景王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維魏顯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勲功也景公鍾景至于今不有其子不可不興也有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使為戎御戎御戎車之右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庶也果敢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故使

惇惠者教之道其也使果敢者諭之諭告也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之子莊子也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知鐸過寇之恭敬而

信彊也使為與尉過寇晉大夫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與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偃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躒之曾孫程季子之字端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

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子卒宣子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

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甲尋也令狐文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

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鐘磬全為肆半為堵及寗賈鋪鋪小鍾也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車百乘溥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

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

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焉得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悼公與

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

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

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時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

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處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梁盈之生盈梁卒其子州實通盜患之懼懼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公遂逐君卒賊

羣賊樂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善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

本根猶樹本根猶樹立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

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威權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

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

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若不偷

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樂書誣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即公樂書實覆

宗弒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若滅樂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

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

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樂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

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於以私思隱蔽其暱於權

則民不導訓導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

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

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勅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

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

馬滅之猶少

馬滅之猶少

國厚寄託之而勤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

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

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書入為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蒞載范宣子

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不克出奔曲沃曲沃晉人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

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欒氏之臣

辛俞行行從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

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再世以下主之

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不

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

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

之何以事君也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豎為肩而牛腹豎為肩而牛腹

豎可盈且是不可廢食也豎注川曰必以賄死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楊食我生楊食我生

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

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當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

也言身死而名不朽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在夏為御龍氏

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泰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

豕韋故傳曰豕韋韋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卑晉繼之

為范氏其此之謂也早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摠諸侯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杜伯對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

者謂若教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

襄三年代父職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且吾

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

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

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於祁

奚祁奚既老平公元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內事之邪內朝大夫之貪是吾罪

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問於籍偃籍偃上軍

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夫

子而舉釋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

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此言柘

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齊曰聞吾

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真二心欲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柘

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盍密和和乎宣子問於此言柘

柘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與為理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

居太傅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主以黜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端刑法緝訓典緝和國無姦

民士會為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樂也晉使士樂今吾子嗣

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

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為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

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

此言柘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些柘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

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易簡也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賈求也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

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師曠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通開

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樂各象其德詔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德

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屬鳥使豎襄搏之失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於朝君告之叔向

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鵠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

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君恹恹乃趣赦之恹恹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

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

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引取也

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貞行人掌賓客之官負名也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大應直事叔向曰肝

也欲子貞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貞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撫劍也

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

軍之士暴骨戰不復也夫子貞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入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也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

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左何之勝也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龍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

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

焉忠不可暴不可犯也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

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也而以信覆之覆驗也荆之逆諸侯也亦云

無用無以用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敗我諸侯

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束甲以龍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

行也以藩為軍藩籬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候遮扞衛不行

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歆歆人子木歆歆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

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禪諸侯之闕禪補也歆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

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也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

岐陽岐山也楚為荆蠻荆蠻荆州蠻也置蒞蒞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蒞謂京師而立之

鮮卑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

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魚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

叔孫穆子為戮今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子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

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非但求致之也其為人

也剛而尚寵尚好也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

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

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居也自

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惡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

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盟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

齊一諸侯

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郟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必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音斲其椽而龍若之椽懷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者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龍若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諸侯龍若之無密大夫斲之斲其備其物義也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龍若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文子曰耻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龍若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其知不足稱也稱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雖

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不阿而退阿隨也退是不肖也言不秦厚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不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餘熟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郵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麻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怛日而湫歲怛偷也怠偷甚矣怠懈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趙文子率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出曰不可為也為治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惑以生惑於女以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

三子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聞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

退而寵其政寵榮八年之謂多矣已為何以能久文子曰暨及國家乎對曰上暨暨國止其淫感其次疾人固暨暨官也官猶文子曰子稱暨暨何實生之對曰暨暨之隱穀之飛實生之隱惡也言暨之為惡害于嘉穀物莫伏於暨暨莫嘉於穀伏藏也穀興暨暨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暨伏藏穀不朽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宵靜

女德以伏暨暨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今君一之一畫是不鄉食穀而食暨暨也暨暨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是歲也趙

國語 卷十四

國語 卷十四

國語 卷十四

國語 卷十四

國語 卷十四

國語 卷十四

文子卒諸侯叛晉晉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其車十乘從車楚公子于來仕其車五乘子于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圍弑叔子

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

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職事祿以食爵隨祿德以賦之功

庸以稱之稱副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捷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捷木櫛也唯

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得為耳則上韋藩

健木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尺日尋且秦楚匹也若

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也成子子產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

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論謂祭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

寢門公夢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大政美鮌既死而僑聞之僑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也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

實為夏郊禹有天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

位紹繼也殷周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公侯祀百辟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今周

室少卑少微晉實繼之謂為盟主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董伯

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欲非類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負負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無以從二三

子從隨其賄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其宮不

備其宗器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歸懷

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以免於難免於君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

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德子桓子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

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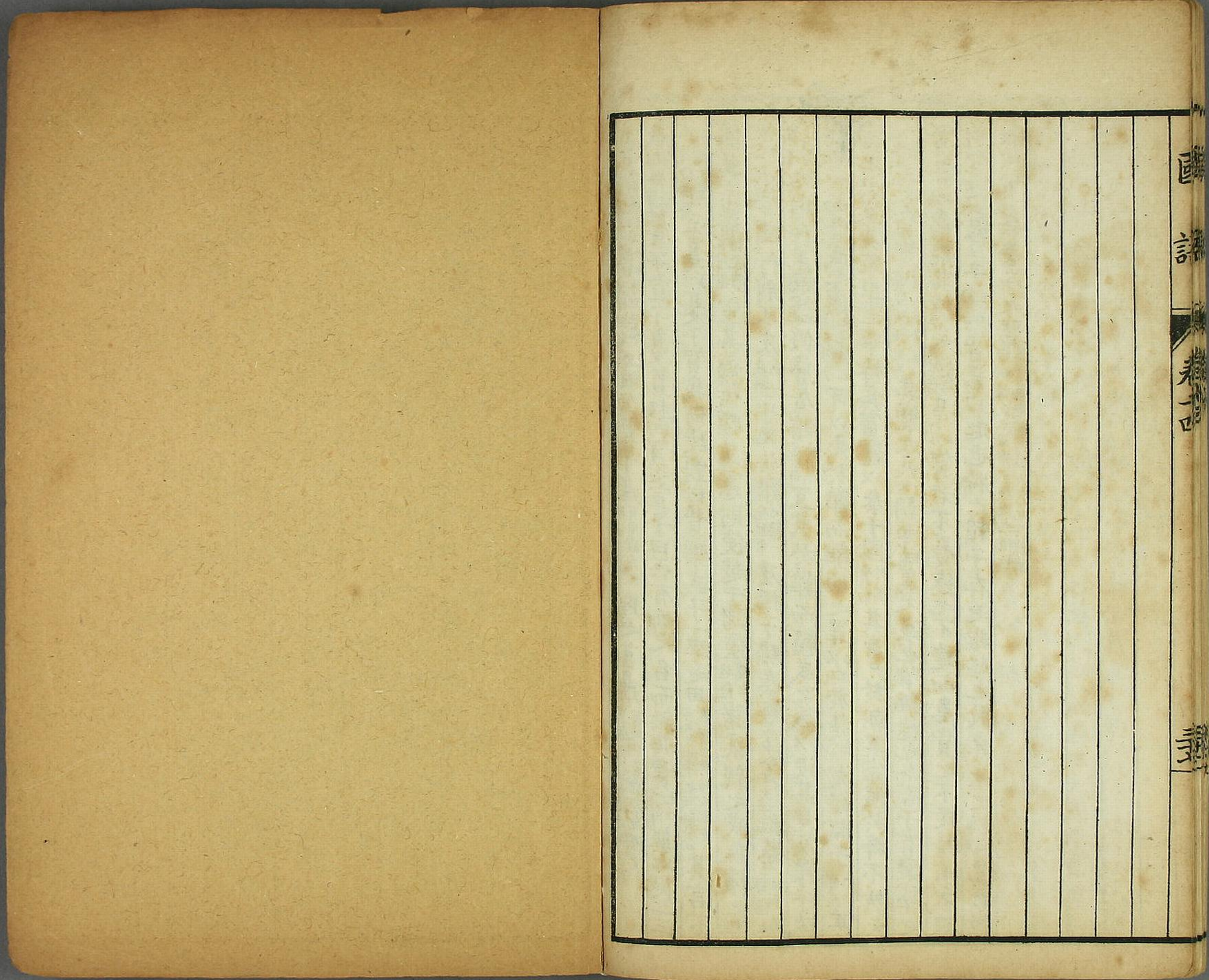
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欒至又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

貧吾以為為能其德矣能行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

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其自桓

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

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

言

卷

三

